

# 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的研究

◆戴安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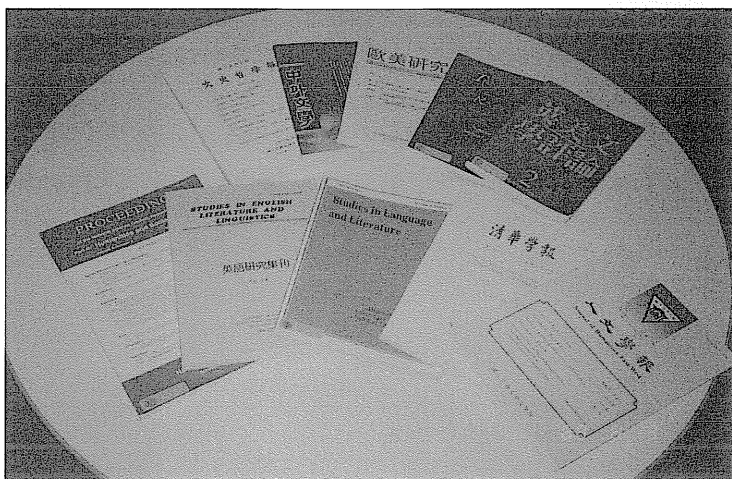
## 前言

文化思潮的演變或運動流派的更替，起先總是涓滴細流，緩緩地自巖穴罅隙中流瀉而出，時而匯聚成小溪，化爲長河，最後可能浩浩湯湯，蔚爲壯闊波瀾的大海；也可能因爲水量不夠豐沛，動能不足，流入乾涸沙地，蒸發消失，化爲雲煙。文字鋪築的世界，亦復如此。在文學的長河中，我們看到不同理論的跌蕩遞嬗，或各類作品的流轉起伏，同樣得以一窺文字想像編織的世界，有其循環週期的軌跡。觀察一九九八年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的研究概況和成果的回顧，我們不僅可以歷歷細數踏過的屐痕，更期待的是這些文學論述和剖析，有部分能爲未來播下創作的種籽，有朝一日得以綻放出趨向夢想、思考，和鑄創新形式美好生命的藝術之花。

## 一、一九九八年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評論與研究對象

我們觀察評析的重點，將以一九九八年台灣地區外國文學專業期刊、專著、論文集、翻譯，以及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作品，作爲判唯評比的依據。國科會在一九九八年推動規畫輔助計畫（NSC 87-2418-H-

004-016），曾針對國內的外國文學專業期刊進行排序，其中就學者對期刊的主觀評價，學者投稿偏好，以及每百篇論文被引用次數等三項指標，進行主、客觀的分析研評。其綜合性排序的結果顯示，近二十年（一九七〇～一九九八）來表現最佳的期刊依序爲：《中外文學》、Tamkang Review、《歐美研究》（一九九一年九月創刊，原名爲《美國研究》，自一九九一年九月改名爲《歐美研究》）、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台大文史哲學報》、《清華學報》、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中山大學人文學報》、《英美文學評論》、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East/West等。若改採近十年（一九



外國文學專業期刊 國內有關外國文學研究的專業期刊有《中外文學》、《Tamkang Review》、《歐美研究》等多種。（吳佳燕攝影）

八八～一九九八）為觀察期間，《中外文學》、Tamkang Review、《歐美研究》、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彙刊》、《台大文史哲學報》、《清華學報》、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中山大學人文學報》、《英美文學評論》等，則為表現較佳的十種期刊。我們將以上列十種國內的外國文學專業期刊，作為搜尋年度觀察報告的重要線索。

外國文學研究專著有二本皆與美國文學有關：陳元音的《禪與美國文學》，和朱炎的《海明威、福克納、厄卜代克：美國文學闡論》等。另外有兩部是以當代文化理論與批評視野闡述中國文學，透顯中西文化比較和對話討論的空間：李歐梵的《現代性追求》，王德威的《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另外值得一提的還包括：王靖獻（楊牧）譯《葉慈詩選》，單德

興譯《知識分子論》，林水福編的《兩岸後現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與《俄語學報》等。

一九九八年國內召開的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重要學術會議，包括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主辦的「第六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三月六日～七日），台灣大學外文系主辦的「《怪胎情慾學》學術研討會」（五月十六日），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與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共同主辦的「《跨越疆界：文學、藝術、媒介》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主辦的「社會與文學生產：第二屆英國文學研討會」（六月二十日），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與輔仁大學外語學院共同主辦的「兩岸後現代文學研討會」（六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台灣大學文學院主辦的「人文論述國際學術研討會」（十一月九日～十日），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與輔仁大學外



第六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 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舉辦的第六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中研院歐美所提供）

語學院共同主辦的「旅行文學研討會」(十二月十三日),和中山大學文學院主辦的「海洋與文藝國際會議」(十二月十九日~二十日)等,接近十場的大型學術會議。

綜合以上的論述與學術會議觀察,我們可以概略得到以下簡要的結論。第一,外國文學研究仍以英美文學為主,而且側重現代和當代作家。日本文學與俄羅斯文學也有專論發表;第二,比較文學的論文則運用不同的詮釋策略,諸如歷史指涉詩學、雙重發聲的女性論述,或意符學等,一一檢視各類的中國文學作品,其中包括明清小說戲曲章回評點,當代小說,乃至先秦諸子的文本等,皆成了西方理論驗證的場域;第三,揭示當前文論批評的流派理路,融入文本的詮釋,仍是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的基調。新的批評脈絡和術語包括第三空間(thirdspace),空間性的三論法(a“trialectics” of spatiality),類文本(paratexts),臨界巧藝和慣例(liminal devices and conventions),超文本,超媒體(hypertext, hypermedia),剝除——銘記帝國(的圖象)(De-scribing empire),銘刻空白(Inscribing the emptiness),疊複拭寫文本(palimpsests),空間化歷史寓言(Spatialization of historical allegory),以及慾望再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 of desires)等,預期在未來的學術研討會裡,這些概念將會不斷的出現;第四,研究論文探討的題材大都仍以記述體文類為主軸,以詩和戲劇為主題進行闡述的論文較少。取而代之,蔚為「新」文類論述風潮的,則是電影、攝影和網際網路文本;第五,年輕學者輩出,展現生猛的氣象,勇於探勘新疆域,吸納新理論,構築新的闡述策略和異形的語彙修辭。

## 二、一九九八年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 評論與研究特色

回顧過去一年的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主題與特色,總結年度研究的成果。

### (一) 科幻想像與超文本

無疆界的網際網路,可以閱讀,可以書寫,隨意聯結,無遠弗屆;無形中也拆解了文學研究權威專家與俗眾門徒的藩籬。其中超文本或類文本的理念,不僅涉及具體的媒介形式,與文化生產關係密切。雖然超文本技術日新月異,但是真正重大的超文本概念突破,特別在文學理論與超文本概念整合的部分,依一位國內網路學者的分析,似乎在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四年間達到高峰,這幾年只在延續既已逐漸成形的理念,再作局部修正和延伸開拓而已。莫索洛普(Stuart Moulthrop)有意將根莖(結構)(rhizome)與超文本結合,說明超本文與新舊文化之間的互動、反動與抗拒。他摘述焦易士(Michael Joyce)小說中描述日本是「自廢墟中重建」,此語令我們想到,超文本豈不也是在傳統文本的「廢墟」上重建。

此外,馬斯密(Brian Massumi)介紹,德勒茲(Deleuze)與瓜達理(Guatarri)建構的「新傳統」並非奠基於一切事物本源的「理體」(logos);而是代表個別地點或事件目的地的「規範」(nomos)。因此,諸如遊牧論、遊牧學、剝除疆域化、逃逸路徑、平地與褶曲地、雙重表述、戰爭機器、疊句/副歌,以及根莖等,皆根據此原則提出。德勒茲與瓜達理的概念是混沌散布的網路,而非結構嚴絲合縫的樹狀權力結構,意欲以無組織、權宜的謬誤推理取代語言結構中的權力運作與理體中心。因此,波特(David Bolter)以「後期印刷物時代」宣告新文化來臨,當前以印刷為主流的社會將被更新的技術——如超文本——取代。

曹志漣的《虛擬曼荼羅》(《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四月號)是以網際網路的程序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穿梭於



中外文學 《中外文學》  
是外文論述的重要論壇。  
(王詩雲攝影)

理論與個人創作經驗之間，以連線跳接的方式，從一個語境跳連到另一個語境。現實研磨成細砂，像僧侶凝神地將彩砂一一摺成絢麗的曼荼羅，大智慧的空間，在終端機前，呈現一個創作空間，由文字美學構築的壇城，無數虛擬現實世界裡存在的鏡花水月。這是一篇膽識十足的書寫形式。文本類似德勒茲和瓜達理理的《一千個高地》(A Thousand Plateaus)，沒有章節，卻分成許多獨立的小單元。德勒茲稱之為「高地」(或停滯狀況)，讀者可以任意從書中任何一個單元(「高地」)切入閱讀。曹文不僅是超文本的實驗，更提供了革命性概念。主要目的在反制意旨(signified)為中心的學術傳統，崇尚意符(signifier)與意旨之間的飄浮顛移。

李鴻瓊的〈漾素、驅力、後死亡主體：從葛黑瑪看科技與網路空間〉(《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四月)則運用葛黑瑪(A.J. Greimas)敘事模式衍生的無始無終，自我圓足，生生不輟的循環，來解釋三個議題：何以網路的發展會演變成歷史的消失？網路空間的慾望何以四

處流竄？網路空間因何產生永生不滅或不死不生的現象？李認為網路空間的潛力在中斷符號系統對現實的規範，而其危機也同樣來自暫時的終止。唯有藉著漾素(亦即擺盪未定尚無歸屬的感情實質)空間的中斷敘事模式與漾素的重新調整類化，敘事模式才有改變和新生的契機。龔卓軍的〈身體與想像的辯證：從尼采到梅洛龐蒂〉(《中文文學》一九九八年四月)，則透過身體與想像的辯證，特別是身體、形象和空間想像的探索，以現象學的脈絡探索「哲學肉身化」的後現代哲學情境。藉由科幻電影，例如《第五元素》、《接觸未來》、《2001 太空漫遊》、《MIB 星際戰警》，重讀梅洛龐蒂、胡塞爾，乃至尼采，重新構築想像與主體存有的界域。將哲學的想像落實於對藝術、文學、電影、政治、語言等不同風格實踐領域，成為存有肉身在語言反思陰謀引爆的密探。哲學在反思的深淵中止墜落，放下身段重新接觸身體經驗的存在，抽長出詮釋行動的血肉。

《中外文學》在〈科幻、網路〉專號(一九九八年四月)還有一篇十分精采的論文是林

明澤的〈無盡星空下的鐵石殘骸：關於硬式科幻漫畫中的科學「真實層」〉。他試圖自拉崗（Jacques Lacan）討論主體與論述之糾葛的理論出發，以瞭解作者與讀者在語域中面臨的處境。龔卓軍尋找的是科幻電影的例子，林明澤則是以日本的科幻漫畫，例如《2001夜物語》、《銃夢》和《攻殼機動隊》，來驗證或剝離拉崗的真實層的奧秘隱晦，藉由科技可將符號幻域具體存有。讀者翻開科幻故事／漫畫，遊走符號迷宮，期待自己體驗已熟悉卻仍覺新鮮的樂趣。對於尚未成形的未來，唯有藉諸科學知識延伸擬想。有趣的是，無法觸及也無法理解的未來其實就是現在。以科技觀點投射出去並再召喚的「回返未來」是一自我封閉的迴旋，具有鏡映結構一樣鞏固人類主體的作用。這正是科幻故事／漫畫／電影裡幻象／虛擬論述的基本形式。

林建光的〈後期資本主義文化寓言：論菲科普·狄克之《複製人是否會夢見機器羊》〉（《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四月），先概述小說主題與情節，而後以「後期資本主義」的歷史環節，進行剖釋。勾勒出生命驚悚與身分危機是後現代寓言探索的主體；融合科幻與偵探二類形式的《複製人》（或是拍成《銀翼殺手》（Blade Runner）的電影版），暗指後現代社會愈趨歷史感退化萎縮的文化現象。

## （二）疆界空間與性別再現

除了網路越界，文字鋪述的世界，若與帝國與圖繪製聯想，或是進行女性身體與城市空間的對話，不僅可以鉤連國族的歷史記憶，也能凸顯女性集體記憶的彌足珍貴。梁一萍的〈女性／地圖／帝國：聶華苓、網仔絲、玳咪圖文跨界〉（《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十月）認為女性行動受制於性別而侷限。西方自文藝復興以降篤信男性視權，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才受到質疑。文學理論、地理學界、人類學界皆重新檢視性別因素，普蘭得蓋斯特（Kathy

Prendergast）在《身體地圖系列》（Body Map Series, 1983），諧擬男性視線以女體為圖挑戰男性視權帝國；聶華苓撕破地圖，遊走帝國；都露緹（Douloti）臥倒地圖成帝國肉身；網仔絲萊渥（Chuwas Lawa）不見地圖而帝國再現。如果地圖像語言一樣都是男性掌控認知外界的工具，那麼女性和地圖的關係亦可說明兩性關係：桃紅之解放顛覆；都露緹的資本肉身化；網仔絲的博物館包裝化。而後現代旅行，探討女性行動政治，必須同時從敘述及政經現實層面思考女性／地圖／帝國之間的跨界關係。

處理翁達吉（Michael On Aatje）在《以獅為皮》（In the Skin of a Lion, 1987）與《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 1992）二部文本中破除文本疆界線形的完整，開放出交通頻繁、主體不定的「疆界空間」是劉紀雯論文的重點。在〈城市——國家——愛人：《以獅為皮》和《英倫情人》中的疆界空間〉（《中外文學》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文中，利用列斐伏爾（Henri Lefevre）三元空間論檢視文本，三種空間的辯證關係正是翁達吉質疑權力中心，認同邊緣弱勢的形式。空間三大層系包括：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以及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翁達吉的二部文本經由角色貫穿，呈現三種不同疆界空間的互動、重疊關係。再經由角色的日常生活實踐，例如空中旋轉，飛躍或閱讀寫作，疆界空間不再是被中心宰制，被迫處於邊緣位置，反而成了開放自如的空間，產生辯證交融的互動。

疆界空間的踰越，除了與性別、帝國有關，若以後殖民後現代的論述探究，也可能和旅行書寫有關。賴維菁的論文即說明帝國主義論述與英國十九世紀遊記，特別是崔塔普的《澳洲行》（Australia, 1873）之間的關聯。在〈不列顛之外的粉紅色世界——試讀安東尼·

崔瑛普的《澳洲行》（《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文中，可以體認到帝國主義慣用的修辭技巧，例如命名，摩尼二元論（Manicheanism），宰制性論述等，皆成了旅行書的主軸。胡錦媛在「旅行文學研討會」發表的論文〈遠離非洲、遠離女性：《黑暗之心》中的旅行敘事〉是以艾北理（Georges Van den Abeele）的旅行經濟論闡釋《黑暗之心》呈現的帝國與殖民，語言與沈默，女性與男性之間的交錯互動。

廖炳惠的〈旅行與異國記憶：南京、倫敦、孟買、海角城〉，則利用巴巴（Homi Bhabha）和柯立福（James Clifford）討論不動與移動的政治經濟學，檢視邊緣異樣的旅行書寫，包括吳濁流的《南京雜感》，魯希迪的《想像故土》，艾略特的《何謂經典》，以及布雷滕巴哈（Breyten Breytenbach）的《樂土之季》。這些文本皆以返回家鄉故國為主軸，扣緊殖民議題，探討時代危機，時空轉移的個人情感架構，揭露旅人自剖與回憶的互動糾纏。其中對異國的記憶蘊涵矛盾曖昧的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皈依大傳統的現代性（singular modernity），多方取向的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y），與政治面鮮明的壓抑的現代性（repressed modernity）等，皆與現代旅行書寫有靈動想像的關係。

### （三）另類文化民族主義與後殖民啓示錄：再現喬伊斯

九〇年代中文譯界出現了喧騰一時的大事，亦即二部喬伊斯名著《尤利西斯》的中譯本在間隔不到二年裡相繼出版，而引起譯者是否有挪用他作的爭議。姑且不論是否有掠美之嫌，不過金隄上半冊《尤利西斯》中譯於九三年秋問世，下半冊遲到九六年完成；以及蕭蕭與文潔若的全譯本於九五年出齊，皆是嘉惠中文讀者的福音。國內繼而掀起研究喬伊斯的風潮。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曾在一九九六年七

月舉辦「喬伊斯座談會」，邀請四位學者發表專論，他們的論文在《英美文學評論》（一九九八年四月）刊載。周英雄的《另類文化民族主義：喬伊斯及喬伊斯以外的愛爾蘭》探索葉慈、喬伊斯以及其他幾位愛爾蘭作家，如何擺盪於藝術的超越性和民族主義的表態之間。葉慈雖歷經早期的浪漫作風，轉入晚期的象徵手法，但他嚮往的是井然有序的世界，心靈認同的是精神貴族的身分。喬伊斯選擇自我流放，卻企圖以藝術重塑愛爾蘭。喬伊斯的出走異域，與其說是地理的，還不如說是語言的放逐。在《尤利西斯》中，喬伊斯利用一種新語言再現愛爾蘭的集體心靈。此外，喬伊斯還擅用民俗與草根文化，對於民族意識有了新的覺醒。

林玉珍則相信喬伊斯作品裡呈現德里達（Derrida）所謂的延異處理手法，亦即人物事件可視為「無盡替代的場域」中浮動的意符，歷經「時空擴展」之後，會以「衍生和暫時性」的風貌再現。她在追尋喬伊斯作品中語言和性（別）間的關係時，先確定「功能性中心」，再探索意符的戲耍。在〈喬伊斯小說中的性（別）與語言〉一文中，林所檢視的文本包括《藝術家青年時期寫照》第二章末和著名的海濱鳥樣的女郎，《尤利西斯》中的〈潘涅諾琵〉、〈瑟喜〉，以及《芬尼根守靈／醒轉》（Finnegans Wake）裡安娜和宣姆的書寫／信。

莊坤良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理論與法農（Frantz Fanon）的後殖民觀點，詮釋《都柏林人》中的〈賽車之後〉，凸顯愛爾蘭民族主義的中產階級，在英殖民統治下癱瘓「麻痺」的狀態。喬伊斯對於愛爾蘭人這種普遍麻痺的現象提出批判，因此，有意透過故事喚起愛爾蘭失落的民族意識。在〈「各位先生，天亮了！」：喬伊斯的後殖民啓示錄〉文中，莊透過〈賽車之後〉的吉米此一角色在

殖民主的操弄下喪失自省能力，暗喻愛爾蘭大眾在長期殖民統治下，心靈的麻痺。而以借住的歐洲來客魏隆納的警言，提醒吉米看清陽光底下的殖民事實。曾麗玲的〈京、津中國首屆國際喬學研討會記事〉則針對會議的論文和針鋒相對的辨析，作相當翔實的描述。

#### （四）性別認同、種族政治與書寫軀體

在〈雅買加·金潔德前三部小說中的反殖民主義〉（《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八月）文中，陳東榮一則明白金氏的前三部小說：《在河之底》（*At the Bottom of the River*, 1983）、《江安妮》（*Annie John*, 1985）和《露禧》（*Lucy*, 1990）裡並無強烈反殖民主義的言論，主要記述非裔加勒海少女成長的經驗。但是其中也涵容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金潔德在敘事策略上，既突出個人修辭風格，卻也展露去／抵殖民化的功用。廖炳惠在〈「與污塵為伍的奇異種族」：身體、疆界與不純淨〉（《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八月）則以晚近對身體思維的框架，解讀佛斯特（E.M. Forster）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1924）與施叔青的《遍山洋紫荊》（1995）兩部小說裡，「不潔」的概念與種族論述的錯綜互動關係，進而重組後殖民理論有關比較文化與性別的格局，攪混純粹疆界及背後的意識型態體制。蕭瑞蕭的〈書寫軀體：試論超現實主義與（後）現代之主體性〉（《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九月）是閱讀／覽超現實畫作文本，探討軀體的書寫（*'écriture corporelle; bodily writing*）。援用蘇萊曼（Susan Rubin Suleiman）梳理德希達及巴特等人討論「書寫」的概念，閱讀／覽布勒東、恩斯特·達利及亞陶等人的理論與文本。所謂「書寫」是「超越傳統既定意義，整體性及再現侷限的論述」。憑藉書寫概念，衍生對話；拓展藝術家理論「作品」的文本性，透過異類媒介，視軀體為主要書寫論述的場域，顛移傳統寫實主義的「現實觀」，重

新思考視覺感知與符號再現（現實）之間的複雜關係。

劉亮雅的論文則添增了性別的議題。劉在〈女人、性別與（抵）殖民主義：佛斯特的《印度之旅》中的性別與種族政治〉（《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八月）裡，先以伊希葛黑（Luce Irigaray）的「女人交易」觀點探討小說中女人與（抵）殖民主義的關係，探索大英帝國統治下印度種族化性別結構，阿黛拉抗拒以及強暴未遂引起的種族／性別歧視。接著論文採用南迪（Ashis Nandy）和巴巴（Homi Bhabha）的理論追蹤（抵）殖民主義的性別政治，剖析種族化性別架構如何影響人物間的交往，並進而說明印度國族主義與性別議題的纏繞毫纏。王儀君的論文〈征服的欲望：試論《亨利五世》中帝國主義、國族主義與身分認同〉（《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八月）探討帝國主義與國族主義的雙重運作下，主權主體對其他族群形成的身分認同議題；特別是亨利五世賴以維繫王權的政治實體和莎士比亞劇中表現族群屬性所涉及的語言化為文化力量／掠奪（*cultural force*）的情境。

#### （五）藝術與文學的多元交集與對話

不論是音樂、攝影、繪畫、電影等藝術形式，不論是摹擬寫實抑或抽象非寫實，若與文字世界進行符號主體的會通交集，確實可以衍生令人驚喜的旨趣。鄭芳雄在〈從歌德詩詞譜曲談文學與音樂的關係〉（《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九月）裡除了討論詩歌與音樂不同的表達模式，並以詩歌作曲為例，說明不同曲式與詩歌意象之間的互動，並依據傳記史料，憑藉歌德相關文獻，闡述歌德對不同曲式的評價，以及個人的音樂觀。劉紀蕙的〈燈塔、鞦韆與子音：論陳黎詩中的花蓮想像與陰莖書寫〉（《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七月）則思索詩人對於土地的愛欲而投注（*cathexis*）所勾勒的圖象，揭示的內在矛盾；並藉此探究「邊緣書寫」的

意涵。論文利用克莉絲特娃 (Julia Kristeva) 的自戀符號理念，特別針對詩中透露的子音介入母音產生撕裂狀態的微妙效應。劉明指詩人必須如同母神，自成創造源頭，將文字推離口腔，以創造新文字，或是以子音切斷母音的方式抗拒母體的磁場，以不同的組合化為翻飛的蝴蝶，呈現變形後的新形貌，衍生新的文字意涵。

張璩文的〈仲夏夜夢的變奏〉(《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九月)則以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裡的〈催眠曲〉的音樂為核心，排比參證蒲瑟爾 (Henry Purcell) 的《仙后》半歌劇，孟德爾頌 (Felix Mendelssohn) 的《仲夏夜之夢》劇樂，以及布列頓 (Benjamin Britten) 的《仲夏夜之夢》三幕歌劇。三位音樂家利用不同樂種，在不同時代對莎士比亞原劇的音樂重新詮釋與改寫。論文除了記述改寫的部分；並針對催眠曲的文本深入分析，評估此片段與原劇結構主題關係，比較三位音樂家在內容精髓與結構處理上以不同的音樂形式呈現。論文特別將音樂文本置於樂境脈絡中探討，詮釋其間飄浮在樂音裡的異同特色。羅基敏的〈以文述樂：白居易的《琵琶行》與劉鶚《老殘遊記》的〈明湖居聽書〉〉(《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九月)討論具象文字落實抽象聲音，文字運用的策略，聲音追求音樂的效果，以及靜態文字再現動態音樂等主題。羅選擇白居易和劉鶚的二種文本，驗證中國文字「以文述樂」(verbal music)的可能與成就。

除了音樂與文學的關係，詩與繪畫也可以衍生對話。楊麗敏的〈艾略特的〈聖賽巴斯丁之戀歌〉中的狂歡戲擬：詩與繪畫之後設對話〉(《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九月)一則分析艾略特作品的內在對話與複調形式；接著將對話內化為〈聖賽巴斯丁之戀歌〉的語言和形式；戲擬與荒誕現實成了嘉年華語言的表現；最後，楊的論文還處理〈聖〉詩的創作動機純屬後

設，透過戲擬，將歷史傳奇與繪畫傳統的意識形態與成規，化為自我的對象「語言」，其間展現前後文本與真實再現的共存與差異。許綺玲的〈「事後靜下來，不由自主悟得——引向盲域的局部細節？：談《明室》中「刺點」的幾個定義矛盾〉(《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九月)，企圖重讀巴特 (Roland Barthes) 在《明室》(La Chambre Claire) 圖文得到的矛盾現象，找出修辭如何支撐此現象，並有意將「刺點」(punctum) 與攝影影像的研究銜接。論文不僅梳理文本，並且排比圖文，探究巴特注目的焦點和圖像剩餘部分的關係，就圖像的構築，符碼化的過程，與攝影材質特性 (或攝影美學觀)，一一說明。

晚近學者對國內電影的研究投入不少心力，犖犖大者有廖朝陽對吳念真《多桑1994》的電影細察其間的主體與歷史(《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八月)，布朗 (Nick Brown) 對侯孝賢的《戲夢人生》探究其中的空間詩學、布袋戲政治與景色詩學(《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八月)，林文淇則關懷九〇年代台灣都會電影的歷史、空間與家(《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十月)，李振亞則側重歷史的回憶到空間的想像，討論侯孝賢電影的記憶與地理建構以及都市影像失落(《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三月與十月)，沈曉茵有意構築後設觀點，建立侯孝賢的電影美學(《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三月)。

利用當代劇場理論觀察國內的戲劇演出的論文不多，張靄珠以國內女性環境劇場，探討國族歷史記憶，城市空間，與女性集體記憶(《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十月)是其中的重要論文。戴雅雯 (Catharine Diamond) 則以《慾望城國》為例，說明劇本受到《馬克白》、《蜘蛛巢城》和《趙氏孤兒》的啓發與衝擊(《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二月)。張靜二的論文探究中古道德劇《每人》(Everyman) 劇



中，援自基督教傳統所衍生的懺悔與寬恕過程（《中外文學》一九九八年二月）。

#### （六）社會與文學生產

文學作為文化產品，其生產與社會之間存有主體／客體，個人意識／群體意識等，相持相倚的（二元）辯證關係。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曾在第二屆英國文學研討會裡，曾針對此一主題進行探討，並以十九世紀英國寫實小說為例加以驗證。宋美革的論文追蹤「文學社會學」的譜系，說明勾瑾曼（Lucian Goldmann）首創此詞，用以詮釋文學生產與社會條件之間的關聯，繼由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和伊各頓（Terry Eagleton）等人加以修正發揚，自社會學角度解讀文本的建構及其文化意義。文學社會學的詮釋體系環繞兩個重要課題：文學生產與意識，以及文學成為文化產品和過程。這篇論文主要是在構築文本分析背後思考的社會經濟體系與文化脈絡。陳國榮針對《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裡的敘述語氣與社會情境，細加闡述；曾宣毅則討論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中進鎮》（*Middlemarch*）裡的自我與社會的互動，以及身分屬性的問題。馮品佳則檢視英國女性志異小說的演進與社會的互動，並且針對瑪莉·雪萊（Mary Shelley）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1818, 1996）討論其間性別越界的「扮裝書寫」如何銘記女性在傳統社會賦予的角色，認知「女性」乃文化建構之物，重新詮釋女性志異小說，以及《科學怪人》不同版本揭露雪萊日趨保守的書寫策略與心態，做為志異文本之生產與社會間互動的具體表徵。

思考外在社會現實與小說人物之間的關係是李有成論文考察的重點。一八四〇年恩格斯初抵英國，而後幾次往返於柏林與倫敦之間，一八四五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的德文版問世。《英》書出版後三年，葛絲凱兒

（Elizabeth Gaskell）出版第一部小說《瑪莉·巴頓：一個曼徹斯特生活的故事》（*Mary Barton: A Tale of Manchester Life*）。小說主要人物對工人的命運也抱持和恩格斯類似的看法。小說描述的階級和社會現實與恩書所刻畫的頗為相似：富人與窮人，布爾喬亞階級與無產階級。以羅曼史和通俗劇的成分，融入批判政治經濟壓迫剝削的面向，揭露無情殘酷的社會現實，正是社會問題小說或工業小說的特質。陳英輝的論文同樣集中討論《瑪莉·巴頓》、狄更司的《艱難時代》（*Hard Times*, 1854）、艾略特的《菲力士·侯德》（*Felix Holt*, 1866），以及薄西寇（Dion Boucicault）的通俗劇《長期罷工》（*The Long Strike*）等四部文本，有意為維多利亞時期的工業小說的人物造像，梳理出清晰鮮明的輪廓，並且探討形塑工人社會的緣起，演變與歷史的因素。陳文運用威廉士的「感情結構」理念，作為闡述「文學現實的目標」，並可作為凝聚「社群的內涵」。

#### （七）擺盪於愛慾與不倫之間

《中外文學》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日本文學專輯」特別針對日本幾部名著的不倫之戀進行深入的探討。林水福上追《萬葉集》下接《源氏物語》檢視日本文學作品裡呈現的婚姻制度、社會習俗、倫常規範等，紆衡情慾和法理如何兼容。賴振南的論文則援引中村真一郎的觀點，從「色好」的角度探討《竹取物語》中呈現「色好」的情境和特質。此地日文的「色好」若置於日本平安朝的文學脈絡思考，代表的意涵包括一、懂得高尚戀情的事或人。二、關心風雅韻事，深知個人旨趣三昧之人。簡言之，不論女男，在容貌、態度、品格、才能等方面，具有吸引異性魅力，又深解愛慾情趣之人。與現代人對於此詞的概念多了一些精神昇華的特色。《和泉式部日記》呈現多首和泉式部與帥宮教道親王之間的和歌贈答，揭露

曲折多變的戀愛過程。徐雪蓉探索時間與空間的駁雜交錯，剖析和泉式部內心的煎熬矛盾，挫敗不安，委婉的抒發了女性意識的覺醒。

除了與諏野晶子，谷崎潤一郎是另一位將《源氏物語》譯成現代文的作家。由於谷崎潤一郎經常改寫現代譯文，無形中對於他個人的創作影響甚大。趙姬玉的論文不但說明谷崎潤一郎作品呈現的世界透顯的是變態、頹廢、浪蕩、落拓的氣氛，而且還揭示其作中不倫的主題。若將谷崎潤一郎的不倫情節，與《源氏物語》的章節，排比參照，我們可以探知今古不倫之異同。除了上述直剖不倫之戀的情節，夏目漱石的《門》與《心》等作品，得以一窺多角戀情未必有歡喜禪的喜悅，也有自苦抑鬱、出家參禪或自殺解脫的情形。吳雪虹自「不義」的面向深掘不倫引發的道德焦慮和良心的嚙噬悔恨。

「日本文學專輯」是林水福策畫完成的結晶，得以讓國內讀者洞悉日本文學裡呈現心靈隱晦未顯的部分。文學作品的評析若能做到燭微抉幽，多少可揭示一種民族的深層精神價值。我們上述的摘要大致是依循林水福所擘畫的路標航行梭巡。讀者若能將林文月教授翻譯的《源氏物語》（《中外文學》一九八二）、《伊勢物語》（洪範，一九九七）與《和泉式部日記》（三民，一九九七）合併閱讀，一定有更多驚警新意的旨趣。

#### （八）怪人、聖愚與知識分子

政治大學俄文組成立三十五週年，俄文組獨立成系五週年，歷經四十年，經於創辦《俄語學報》，為國內俄國語言與文學，進行學術本土紮根的工程。《俄語學報》創刊號中（一九九八年三月）有二篇屬於文學，三篇屬於文化的論文。莊鴻美的論文探討舒克遜（一九二九～一九七四）這位鄉村派作家的短篇小說，特別是他的怪人系列小說的人物性格。這些人物並非冷漠精神異常的怪人。他們皆是芸芸眾

生的一員，探索關懷某件事物，嚐試尋找生命意義，存在價值，社會地位，具備人性天賦，除了精神的墮性之外，他的作品反映前蘇聯一九五〇年八〇年代的社會百態，觸及敏感問題，例如城鄉關係，農村人口外移等。莊鴻美認為舒克遜巧妙結合電影手法，簡潔勾勒人生真諦，俗事凡人的世界到了他筆下常閃爍出哲理的光芒。

賴盈銓的論文以剖析普拉托諾夫（一八九九～一九五一）作品呈現的「聖愚」（Holy Fool）特性為主軸，檢視的作品包括《大地基》、《車文鼓》、《玄奧的人》等。人物形象接近俄國文化裡，飄泊離散、追尋真理、傻痴、聖愚等。事實上，這些理念與人物形象的相互連接糾結，接近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如果戈理、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索羅維也夫，乃至普希金、屠格涅夫等筆下，精神飄泊的人物，一脈相傳。傳統俄國的「聖愚」思想與飄泊離散皆是普氏作品靈感的源頭，也是他精神深處依傍的歸宿。

王兆徵的論文肯定《路標》（一九〇九）這部論文集在俄國文化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其中的警訊和預言，後來皆一一實現。論文強調三個思考方向：第一，論文集的作者認為俄國革命知識分子世界觀的錯誤造成一九〇五～〇六年，俄國社會的混亂和荒廢。第二，在哲學上他們批判唯物論和實證主義，強調宗教和精神價值。第三，在政治上，他們不贊成激進的革命至上論，主張以精神價值為基礎，謀求社會之改造。重新思考這部論文集，可以得到新的啟示。蘇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影響藝術活動甚深，陳美芬的論文企圖自歷史的脈絡與藝術語言的解讀，探討蘇聯藝術豐沛多樣的美學成就與超越意識形態的藝術表現。俄國知識分子與社會發展的脈動，息息相關，趙竹成的論文檢視俄國知識分子的自覺反思，介乎貴族與農民之間形成一個社群：基於良知同情農民，認

同公義反對沙皇專制。思想飄泊卻熱愛土地，心靈虛空卻傾力改造社會。「知識分子」在十九世紀由包勃黎金引入俄文，再經屠格涅夫之筆廣為傳佈，借乎拉吉雪夫的覺醒以及《由彼得堡到莫斯科之旅》這部作品的鋪述，而落實茁壯。

### (九) 海洋、疆界與文學

一九九八年是聯合國宣布的國際海洋年，中山大學特地舉辦「海神與謬司：藝術、文學與海洋國際會議」。時間是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至廿日；此為國內首次以海洋與文學藝術為主題之會議。研究主題包括海洋文學、海洋藝術、海陸疆域與人文思想等。重要的論文包括華茲 (Cedric Watts) 論康拉德的海洋政治，哈斯可 (Dennis Haskell) 談澳洲詩中的海洋，石耀西論《黑暗之心》的敘事侷限與後殖民不滿，曾珍珍談狄瑾遜與台灣女詩人的海洋意象，洪敏秀談丙斯《茫茫藻海》的認同，黃靜雲談伍爾芙《波浪》的水上美學，蔣淑貞談新加坡英語文學傳統重寫，罕普生 (Robert Hampson) 論甲板觀點書寫馬來亞，柴北奈 (Steven Totosy de Zepetnek) 談鐵達尼號災難的文學與電影再現，奧椎基 (Owen Aldridge) 談富蘭克林的浮海而行，陳靖奇談阿哈伯船長的命運，梁耀南談雨果的海洋小說《海洋苦行》，任世雍論英日小說的海陸比較，李啓範談莎士比亞劇中的海洋與人文精神，與孫小玉談艾略特《四部四重奏》裡的海洋定點與摹擬的重新銘刻，等十五篇論文。

### (十) 意符、名實、漢 (中國) 學

《淡江評論》(Tankang Review) 在一九九八年春季號，由張漢良主編的「中國意符學」專輯。張漢良的論文開宗明義指出，人在使用不同語言功能產生歧意時，意符的思考應運而生。這種認知在論述／言談的爭議時，特別明顯。中國先秦論述／言談上的議題圍繞在邏輯和修辭打轉，類似中古西方的三藝 (文法、修

辭、邏輯) 的命運。此一名 (Name) 實 (Substance) 之辯理應以語用學現象來理解。之所以衍生疑義，原因在於編織符碼與拆解符碼之際已潛存歧異，因此無法達到會通旨趣的目的。這些疑義形塑了隱形意符議題的文本空間。此外，陳志清論文探討的是公孫龍、莊子、墨子的修辭與推理的模式，援用德·曼 (Paul de Man) 的〈意符學與修辭〉(“Semindogy and Rhetoric”) 作了論述的基礎。安德契 (Dusar Andrs) 則以意符學論斷公孫龍的「白馬論」。張志維討論墨子「小取」篇裡邏輯與修辭的聚(合)(分)離。蔡淑惠則運用德希達與布朗修 (Blanchot) 的觀點，探討語言的撲朔迷離，延伸道樞的現象。楊明蒼則討論漢賦裡的修辭與倫理間的張力與交集。李鴻瓊則針對《記號詩學》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作了深入的書評。

這是近人運用當代文學理論驗證漢語文本深廣兼備的學術成果。

其他值得一提的專書與論文，尚包括朱炎對於海明威、福克納、厄卜代克的小說和短篇故事文本翔實而完整的剖析和闡釋；陳元音以禪釋／趣論述的起點，探討禪與超越主義，以及禪與美國作家，包括愛默生、梭羅、惠特曼、狄瑾遜、王紅公、史耐德與沙林傑之間的關係；單德興的譯著薩依德的《知識分子論》，前附詳實的緒論，附錄並有「論知識分子」與「擴展人文主義」的訪談錄，專書書目提要等。一九九八年經典外國文學作品翻譯，也就是萊辛 (Doris Lessing) 的《金色筆記》(Golden Notebook) 的出版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應屬中譯外書值得一記的大事。這部原著有近五百八十頁，中譯近七百頁的重要小說，可以開啓國內對於後現代小說，女性主義，以及萊辛研究的風潮。《歐美研究》的三篇論文：陳國榮談志異小說的空間結構，余幼珊談〈為地方命名之詩〉之地方意識與銘文，

與曾安國談辜斯特《寂寞芳心小姐》的幽默暴力，也值得有心人閱讀。

### 三、結語

觀察一九九八年國內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的研究概況，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學者專家的心跡與興趣，多少也可以讓我們體認到時代的脈搏與趨勢，文學趨勢或理論的興起本來與政經社會脈動姻婭相聯。紙上風雲，似乎也可清楚打造波平浪靜或劇烈動盪的歷史印記。或有人對於外國文學作品和理論新浪潮的引進，除了捲起千堆（紙）屑，以隱晦的文字肢離的拆解文本，實在難解其中的微言大義。或許我們應該反向思考：奧秘難解，互不會通，或不堪比較的原因，其實不在理論間的隔閡，也不在於孤立的思維體系間本體上存在不變的關係，也不在於不同的人種族群間有齟齬不協的關係；理由是：以歷史與體制定位的理念／論述模式之間，本來就隱含權宜經驗的關係。有些極端分歧的思想永不碰頭，至少在人類經驗裡是如此。時而，我們看到（思想）相遇（會通）不斷重演，卻從未（落實）成功，導致（相互）視若無睹，不堪聞問的地步。時而，雖然相遇，但卻產生扞格摩擦，齟齬不斷，最後卻終能互取所需，庶幾乎臻及會通旨趣之效。或許，在外國文學與本國文學的交流過程裡，最後終於會等到「真實」的「審判日」的降臨：所有該說的故事都已說完了，所有手上的籌碼也都已擲在桌上，數過了，也作出比對；我們仍然說不出誰贏誰輸，甚至於還無法真正分辨出彼此。

或許，我們可以用這種比較宏觀的立場來觀察一九九八年的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的研究趨勢。